现代快报
2009.5.15 星期五 责编:闫弋 美编:王莺燕 组版:杜敏

两只蚂蚁的幸福对白

——我每天头拱地努力赚钱,我奋斗半天也就顶人家一举手之劳,我觉着自己特渺小,就像一只蚂蚁,爬来爬去人家推土机一撮子就完事。
——渺小怎么了,我们俩都渺小,永远都没有推土机成功,咱俩就算奋斗半辈子,也就顶人家一撮子,但是蚂蚁有蚂蚁的幸福。
——你认为幸福是什么样的?
——幸福就是,跟我觉得最帅的这只蚂蚁,为别人眼里的小草,我们眼里的大树,一起努力奋斗。
——开心就够了吗?
——够!我每天吃得有限,穿得有限,花得也可以有限,但是开心必须无限。

品尚出品

我的青春我做主

近期热播的电视剧《我的青春谁做主》汇聚了老中青三代对生活的不同理解,而其中的矛盾与冲突又集中到一点,那就是,什么才是成功?精英的生活更精彩还是草根的生活也快乐?杨家三个妈妈极力把女儿们推向精英的轨道,女儿们却各自“心怀鬼胎”,朝着自己的梦想迈进,坚持自己的爱情毫不动摇。那么,当儿女们的理想主义遭遇妈妈们的经验主义,是理想主义灰头土脸地拜倒在经验主义的石榴裙下,还是经验主义后浪死在沙滩上?这些问题引起了无数年轻人以及父母们的共鸣。

做主生活

精英VS草根 你是蚂蚁还是大象?

草根阶层的小蚂蚁

蚂蚁宣言:既然不是大象,也做不成凤凰,那就幸福着蚂蚁的幸福,坚持着蚂蚁的坚持。

小王4月份刚和老公过完自己的29岁生日。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,但是谈起这个话题,看似文静的小王居然也能够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:“我们是大学同学,生日那天他带我回到我们一起读书的学校,然后就在学校旁边的一个小馆子里面每人吃了一碗鸭血粉丝汤。这家馆子从我们读书就在,做的粉丝汤远近闻名……”

她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,小个子、长头发,说起话来轻声细气,带着几分江浙女子的温婉。父母靠卖早点为生,她说从小自己就对这种街头小吃怀有好感,谈起这些话题的时候,小王满脸是发自内心的幸福。

在本地一所二类大学读完本科以后,小王就在本地的一家杂志社做编辑一直到现在。“我和我老公是大学同班同学,他现在也在南京一个公司做文员”,小王说。其实她父母一开始对他们两个并不是很支持,他们一直想的就是女儿能够出人头地,最好是读完研究生争取一个出国的机会,在国外呆几年再回来才好。“主要是我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做研究,而且我本身也是那种很容易知足的人。当时其实也有过富家子弟追求过我,但是我总相信一句古话:易得无价宝,难得有情郎。你看现在我们还不是过得很开心,虽然两个人的工作都不是特别好的那种,收入一般,也没有什么风风火火轰轰烈烈。房子我们刚买,做的按揭。下一步肯定得考虑孩子的事了。”

当记者向她提到《我的青春谁做主》的时候,小王笑道:“其实我也是众多蚂蚁中的一只。虽然没有钱小样那样坎坷,但是我们都一样认定自己的路,然后坚持着自己的坚持。”

精英阶层的白骨精

白骨精宣言:成功就是,做自己喜欢的工作,功成名就,收入颇丰

与小王相比,MIUMIU的成长路径则要精彩得多。采访地点定在一家咖啡厅,拎着LV挎包,身着chanel休闲套裙的MIUMIU一出现在门口就招来了众多目光。我们约定的采访时间只有一个小时,她告诉我说下午还有个部门会议她必须得过去主持。

谈话首先从是俄罗斯开始的:“我对俄罗斯一直满怀感情,这可能是受我父母影响吧,他们是在那里留学的时候认识的。托尔斯泰的小说、普希金的诗,当然也包括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。”虽然一直在跨国集团公司从事审计工作,MIUMIU觉得自己更应该是搞文学,或者是艺术。

父母都是大学教授的她,大学学的是金融,本科毕业就直接申请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,顺利拿到offer之后就在国外呆了两年。回国后就进了现在这家跨国审计公司,才3年时间,不到29岁的她就已经成为南京分公司的部门负责人,领导着自己的项目团队日夜打拼。

可以看得出来,她的面部是经过精心修饰的,也保养得很好,遮掩不住的是因为睡眠不足引起的疲倦。为了不让自己犯困,她点了很浓的一杯蓝山咖啡。“我现在收入确实很不错,但是一般人看到的恐怕只是表面的光鲜。工作压力大这个倒无所谓,我觉得自己早就已经适应了这种节奏,最大的问题是私人生活。做到我这个级别的,基本上已经没有私人时间可言了,每天工作之外的时间就是睡觉,太累了。”

工作之后,MIUMIU也曾交过两任男朋友,分开的原因无一例外是“没有时间相处”。“我算是明白剩女是怎么熬出来的,每天凌晨回家,面对着空荡荡的墙壁我心里总会有一阵失落感。我今年已经28岁,估计也只能够再干一两年。再撑下去别说感情,恐怕自己的身体也该吃不消了。家里父母也是每隔段时间都会旁敲侧击地问……”MIUMIU说再过一两年把事情都交代完了,自己就出去旅游、在途中拍照,回家就看书写书听听音乐。至于感情的事,一切顺其自然。

现代社会灌输给人的成功观念非常单一,成功的标签就是赚钱、成名,千篇一律、千人一面,但在现实生活中,蚂蚁们未必不快乐,白骨精也有各自的痛苦和难处。所以,用姥姥的话说,成功是藏在过程里的,成功与否的评价点应该是你在过程中收获了什么。“将来回头看,乐趣不在最后撞线那一下,结果是买东西的赠品,好了算赚的,不好也没什么!”

做主事业

听从自己的内心

不是父母认为的理想就是理想,理想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我只是没有实现我妈的理想,不代表我的理想就一样没价值。 ——霹雳

当一个人的理想,只有自己和他人的精神世界发生关联的时候,他才能真正地脱离物质束缚,脱离低级趣味。 ——雷蕾

悦悦的父母生于上世纪50年代,在特殊的环境下因为没能上大学而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,所以,打悦悦还在她妈肚子里时,父母就开始为她的人生做好了规划,把自己未能完成的所有心愿都赋予了这唯一的女儿。

悦悦的童年并不快乐,“小时候,我只有一个布娃娃是唯一的玩伴,从两岁开始,我妈就整天逼我学小提琴,6岁,又开始学钢琴,每天我练琴时间绝对超过8小时,甚至连节假日都不能出去玩,什么游乐园动物园,那都只是梦里才能看到的东西。”提起小时候,悦悦的表情就有些忿忿。

然而,那是父母的初衷,父母也一直以“为你好”来安慰悦悦。在父母眼中,当然看得到悦悦的不快乐,可是“哪个父母不疼孩子?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地成长,但我们只有这样逼迫她,才能让她今后有出人头地的机会。我们这一辈子算是毁了,她是我们全部的希望。”

小学、初中、高中,悦悦在父母的严加管教下成绩始终保持在年级前10名,考大学,悦悦想要考往外地的城市并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,但却在父母的软硬兼施下,不得不填写本地著名的N大金融管理专业。而大学毕业后的生活也被父母安排好,“读研、读博,然后找份好工作,成为这个家族的骄傲,成为这个社会的精英白领。可我的梦想是帮助这个社会上更多苦难的人,嗯,就是做个志愿者。”

有了自己的想法后,悦悦开始瞒着父母留心起各个慈善机构的招聘信息,并终于成为这座城市某一慈善机构的一名志愿者。父母知道后,在盛怒之下和她断绝了关系。

悦悦离开家,自己花钱租了间8平米的小房间,怀揣着一颗慈悲的心,悦悦总是出现在需要志愿者的地方。去年5月汶川地震后,悦悦第一时间前往灾区。灾难牵动整个世界,瘦弱的悦悦在灾区一干就是三个月,那里的人成为她心头抹之不去的牵挂。“这场灾难,需要的是长期援助,物质的精神的,于是回来后我就和单位领导提出,想要成为长期驻扎在那里的志愿者。”

几年来,悦悦始终没有回过家,只是在每个周末的时候,站在父母家楼下的小花园里偷偷看着家里的灯光,看看父母偶尔闪现在阳台上的身影。

“去年年底,电视台对我们几位来自各地的志愿者进行了专访,而后,父亲主动给我打电话,他们从电视上看到了那期节目,我在节目中说过,我其实一直深深爱着我的父母,但是,我有自己的理想,那就是以小我换大我。虽然,这份职业并非不像父母所认为的那么光鲜照人,但它让我找到一种归属感和成就感。”一年的志愿者生活,让悦悦看上去更加精瘦,但我们有理由相信,她的内心很富足,因为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